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太行山水名城长子示范区创新实践中阔步前行

散文三章

□ 彭海玲

窗前景

初抵此地，独居一隅，透过隔出来的窗，过的是最简单的“六一居士”生活。不过居室里没有绿植。

厨房里一扇窗户让视野广阔。餐桌书桌，每日坐在这里看书，眼睛可自由地瞭望窗外。天边的朝霞，绿野平家小院，石板古桥，以及河面上的真有世外桃源的惬意和从容，不像都市的拥挤而匆忙。

清晨，一溜长长的荷塘花，静悄悄挺立未开，粉已初上，隔着窗，闻不到却伴着入梦，夜间从荷塘中传来蛙声，交响乐般入眠。

太阳露出脸庞，又躲起来了；再次冲出来，放射光芒，晚霞映天慢慢出现了影子。渐渐地，影子挪移到堤岸，直面上，炙热地拥抱着眼，斜着避开点，灼伤了双眼，炎热的一天开始了！

更喜欢在月色下的独自漫步到荷塘。

此时，浅银色的月光下，水面泛着幽暗的光泽，那些拥挤的荷花分不出色泽，朦胧中显得宁静而又神秘。随着夜的逐步深入，荷塘里响起蛙鸣，起先是断断续续的几声，后来便连成绵密的一片，如果仔细听，似乎还能听出声部的区分。

就这样月明星稀的夜晚，微风轻拂中，暑气渐消，心境渐静，在荷塘边随意找一个石凳，坐下，或者仰头观看月亮，或者静静地看荷叶轻轻摇曳，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情。那些久违了的纯粹时光，

一池翠荷，荷花池畔那一份已经沉寂的欢欣。时光匆匆，花谢花开，虽然荷香依旧，往事却早已昏黄成梦。

就像菊花和丹桂最能够代表秋意，腊梅最能够代表冬韵，荷花也最能够表达夏日的韵味。一池清水，池边杨柳低垂，知了鸣叫，池内翠荷错落，蝶飞蜂舞。那些荷花，或粉、或红、或纯白如雪，或花开妍丽，或含苞羞涩待放。空气中荷香暗涌，水面上漂红漂浮。

喜欢夏日清晨的荷塘花，静悄悄挺立未开，粉已初上，隔着窗，闻不到却伴着入梦，夜间从荷塘中传来蛙声，交响乐般入眠。

太阳露出脸庞，又躲起来了；再次冲出来，放射光芒，晚霞映天慢慢出现了影子。渐渐地，影子挪移到堤岸，直面上，炙热地拥抱着眼，斜着避开点，灼伤了双眼，炎热的一天开始了！

更喜欢在月色下的独自漫步到荷塘。

此时，浅银色的月光下，水面泛着幽暗的光泽，那些拥挤的荷花分不出色泽，朦胧中显得宁静而又神秘。随着夜的逐步深入，荷塘里响起蛙鸣，起先是断断续续的几声，后来便连成绵密的一片，如果仔细听，似乎还能听出声部的区分。

就这样月明星稀的夜晚，微风轻拂中，暑气渐消，心境渐静，在荷塘边随意找一个石凳，坐下，或者仰头观看月亮，或者静静地看荷叶轻轻摇曳，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情。那些久违了的纯粹时光，

也变得亲切起来。

那一缕荷香，那一份悠长的夏韵……

留得盛夏听蛙鸣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稻花飘香，蛙声一片，阵阵的蛙声里传递着丰收的喜悦。在恍惚中，记忆里又浮现出一片小小的池塘，以及那池塘里此起彼伏的蛙声，是小镇的夏夜里那天真烂漫的蛙鸣，初是浅浅低低的几声，孤独而悠远，渐渐地愈来愈临近我的窗，仿佛就在那一簇柳下。

儿时的我，居住在家乡老屋。低矮的平房，红砖黑瓦，以及茅檐上的青青绿草都温柔可亲。虽是老屋，但我并不觉得它老。它的对面是一个很大的鱼塘，鱼塘周围满眼是菜地。从每年的暮春到仲秋，每当夜幕降临，蛙声就会如约而至，把整个小村庄包围起来，或蹦跳于菜地间，或游弋于池塘，或穿梭于田野。那一声声毫无章法的蛙叫声，伴随着田野乡间的晚风，慢慢扩散。蛙声一天天热烈起来，到了盛夏的时节，蛙鸣声也拼尽全力，到达极致。尤其到了深夜，青蛙们总是鼓足了所有的力气，好像是怕自己的叫声逊于别的蛙。这里一片，那里一片，此起彼伏一阵响过一阵，最后合成了气势磅礴的大合唱，俨然是一场无人指挥的大合唱。

炎炎的夏天，吃过晚饭，一家人就会搬出躺椅在屋门口纳凉。而我和妹妹

躺在凉席上，仰起头数漫天的点点星光，家门口不远处是一片稻田，清脆悦耳的蛙声从稻田里传来，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而奶奶则摇着古老的扇子，为我们驱赶蚊子，给我们讲故事。奶奶总会把爸爸童年时的顽皮捣蛋不厌其烦地讲给我们听。蛙声和奶奶的说话声重叠着越来越小，有时迷迷糊糊地醒来，只见奶奶的扇子越扇越慢，最终终于从手中掉下去，奶奶头一歪也在躺椅上睡着了。

年龄稍大些时，我喜欢在细雨蒙蒙的夜晚凝神静听蛙声。这时候的蛙声不在聒噪，温柔了许多，像是在演奏一支优美的田园浪漫交响曲，舒缓而悠扬，轻轻漫过心田，芬芳着我的梦。有时候我也会和几个小伙伴躲过大人们的眼睛，偷偷地到对面池塘边去，想近距离地感受一下蛙声。有时候青蛙就在眼皮底下，便三步两步想上前一探究竟，但青蛙们像是接到统一的指令，突然都停下来，大约这就是“戛然而止”了吧？可当我走远了，它们又跑出来在我身边叫起来，可是回头看什么也没有。于是，我蹲下来屏息聆听，青蛙们又都跑出来对我开唱，第一次露面那么近，觉得是那么动听，那么可爱。

直到远处传来奶奶唤我吃饭的声音，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如今，蛙声与我渐行渐远，我无数次在梦里聆听故乡的蛙叫声，我知道那一定是我故乡在呼唤我，是亲人的期盼。此时，窗外一片静谧，我又深情地梦回故乡。

“布谷布谷”，还在梦境中的我被一阵阵有节奏的叫声唤醒，此起彼伏，声声相催，我真想继续重温美梦。又听得一阵嘹亮的响声。在我印象中，布谷鸟在每年春夏时节，都会从遥远的南方迁徙回来，是一种非常勤快的鸟，在农忙的时候，它的叫声越发响亮。忽早忽晚，一声声啼叫响彻四方。

布谷又名杜鹃、子规。幼鸟头顶、后颈、背及翅黑褐色，各羽均具白色端缘，形成鳞状斑，以头、颈、上背为细密，下背和两翅较疏阔。布谷鸟在每年的春末夏初时节日落时鸣，在民间属于一种非常神秘而富有灵气的鸟。

村里老人们都说，它的出现是不吉祥的征兆，老家方言叫“秃跳”。大白天听见它的叫声倒没什么，就是在晚上夜黑人静的时候，它的叫声往往带着几分诡异和神秘。

记忆中，有一次初中上晚自习，那是一个明亮的晚上，恰巧邻家同学生病没到学校，我只一个人抹黑回家。我一边壮着胆子跑，一边左右先沿着几块田埂走，接着几道墙就到了。我走到半坡，就听见了“布谷布谷”，我心下胆怯，脚刻也不敢停。走到一棵大杨树下，离它越来越近，觉得森森恐怖，寒气逼人。我一边搜寻它的行踪躲到树后面，伺机观望。我悄悄从路边捡起一块石头，吓唬一下它。于是，我藏起来瞅准时机，趁枝猛砸过去，它好像被我惊到了。我拿眼斜睨它，瞪圆眼睛看我。我又故意挑衅，壮着胆子朝它叫唤。终于“嗖”的飞起来，撞到了另一棵树上，我使劲了。我飞也似的回到了家。

年少的我在晚上听见布谷声，只听得音厉，在空旷的夜晚，那种声音夹杂着一种不明所以的情状，如泣如诉，非常神秘莫测，我怀揣胆怯，不多的去接近它，直到现在晚上听见了还是心里不平静。

再后来，我长大些，对布谷鸟的记忆就更刻了。每到“布谷布谷”日夜唱响的时候，就是农忙时节。常常父母一早下地，我下学回到家里没人，就心里突突的。这时，院子里和门外野一样的沉寂，长久和我相伴的却是布谷，它声声一声有节奏地叫着，似乎又是来安慰我的。

老人们说布谷催耕，农忙时节，它就是要懒惰的人们快快耕作，辛勤耕耘。父母肩上扛着辛劳和责任，在我年轻的心里大抵是不懂得的。有的是时间贪玩，或者去搜寻布谷鸟的巢穴，事事地耗着时间。

等真正到了考试的时候，我才能回归到现实。我终于自顾不暇了，疯狂地扫射平时根本睬的课本和习题。上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珍惜时间，直到后来才晓得布谷鸟的寓意中珍惜时间的重要性，它告诫人们要作出努力，才能留得住时间。处于这个人生阶段，我才真正理解了陆游的“布谷催交浑忘却，最恨溪头布谷儿。”诚然，时间才是宝贵的。这布谷催人勤奋振作，召唤人们像它一样勤勉，珍惜每一寸光阴。

春末夏初，也是一年当中草木最繁盛的季节，蕴藏了大自然最无与伦比的生机与活力。且不说布谷鸟的鸣叫，忽然意识到它不正是我所追求的那种赋有生命力的美好事物吗？正如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对事物的追求和赞叹。美，我心向往之。

道固远，笃行可致；事虽巨，坚为必成。如果要给人生一个定位的话，一定要像布谷鸟一样勤耕作，珍惜宝贵的时间，做值得做的事情。



摄影：刘峰
刊头题字：
苗志杰

山绿得如碧水哗哗有声（组诗）

□ 刘青云

每一条河流都可供它狂饮乳汁
大地上就是它安生息的圣地

山绿得如碧水哗哗有声

春天一来
太行山拱手让出
冬的粗犷 裸露 高亢 豪放
绿了的山体
像婉约清秀的江南矜持含蓄
柔和的犹如温情的情人
俨然换了一季流行的新时装
格外引人注目

伤心的花朵

桃杏花开得洋洋得意
在枝头又是唱又是跳的
似村庄的秧歌队歌舞欢腾
一记风声忽然传来一个声音道：
你高兴什么
你开得花还是去年的老样子
有什么新鲜
一句冷话
让枝上的花朵伤心了好些日子

一棵树的表白

一棵树的拥有 它只属于世界的

大地让它深深扎根 粗壮 发达
它不敢自傲 只能谦逊 自知
为世界奉献绿色理所应当
深秋 满树黄叶纷纷落地
它无怨言
任时光如何搬弄 摆摆
它只认准一个道理
它的拥有 只属于世界的

某城市家园所见

在这座小城里
一所住宅家园一树树杏花开了
整个小区变得面目一新
在楼下住了一冬的老人下得楼梯

亭园内花蝴蝶翩翩飞舞

杏蕊间蜜蜂嘤嘤
新时代的春天如花园一样芬芳
阳光照 枝间落下斑驳的倩影
花间莺啼 杜鹃鸣声
抖落的花蕊纷纷落地

晒太阳的老人念道：

时光啊 慢些走

学吹唢呐的女人

村庄的早晨或夜晚
一个女人吹起了唢呐

她手握唢呐 口噙短笛

乞野草的羊群

早饭 牧羊人拄着铲棍 挥着鞭子
羊群出发了
一夜颇觉漫长
后像释放了似的顿然轻松
一身白大褂 一路上咩咩欢叫
自得 像游客流览名胜风光
一株春草的生长
为羊生长
啃食的春草才刚见世面